

目錄

在时代的流中事奉



第 1 篇 跟上时代的流，在同一的异象中带领召会

第 2 篇 在灵里被充满，受异象支配

第 3 篇 活在灵中，站住立场

第 4 篇 脱开传统影响，用灵供应生命

第 5 篇 事奉的关键—在灵里相调

第 1 篇 跟上时代的流，在同一的异象中带领召会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至十九节，歌罗西书三章十六节。

用诗章彼此对说、教导并劝戒

以弗所五章十八至十九节说，『要在灵里被充满，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对说，从心中向主歌唱、颂咏。』这里说到在灵里被充满，又说到彼此对说和歌唱、颂咏。照希腊文的文法结构来看，并不是说到两件分开的事，乃是说到同一件事的两方面。我们很难说是被充满在先，还是彼此对说，歌唱、颂咏在先。似乎两者都可以在先，也可以互为因果。一面，当你在灵里被充满时，自然会有诗章、颂辞、灵歌涌出来赞美神；诗章是长的，颂辞是不长不短的，灵歌是短的。另一面，你与人彼此对说，并且歌唱、颂咏，也可能是你在灵里被充满的一个原因。

歌罗西三章十六节：『当用各样的智慧，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，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戒，心被恩感歌颂神。』这里所说基督的话，乃是活的、新鲜的、现时的，而不是一种道理或理论。以弗所五章十八至十九节是先题到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对说，而后才说到歌唱、颂咏。歌罗西三章十六节也是先题到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戒，而后才说到歌颂神。在我们的宗教观念里，总以为诗章、颂辞、灵歌只是为着歌唱；然而以弗所、歌罗西这两卷书给我们看见，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首要的不是为着唱，乃是为着彼此对说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戒。因此，第一要彼此对说，第二是彼此教导，第三要互相劝戒，第四才是向主歌唱、歌颂。当彼此对说，说到有灵感时，自然就会歌颂神；这与我们传统的宗教观念不一样。我们必须看见诗章、颂辞、灵歌不只有唱的用处，还有说、教、劝的功能。

传统基督教对诗章、颂辞、灵歌的观念，就是要唱。因着唱与音乐有关，以致他们对音乐的研究很深入，并且几乎有规模的礼拜堂都有专家领唱。此外，他们唱诗也不重灵感，只重曲调的优美和快慢高低、抑扬顿挫。我们恰恰相反，不重音乐，而是重在属灵的说、教、劝。然而，要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来说、教、劝并不容易，因为人作属灵的事，常常像作数学题目一样，都在用头脑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唤醒众人的注意，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就不会一直落在头脑里，而能『进入至圣所，摸着施恩座』。不当的讲道常使人在头脑里打转，但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彼此对说，能带人进入至圣所。

圣经启示我们，进入至圣所，就是回到我们的灵里。（来四 16，弗二 22，罗八 10。）至圣所乃是在第三层天上，（来九 12，24，）但如今主不仅住在第三层天，也住在我们的灵里。（提后四 22。）我们的灵就是至圣所，是通天的。在至圣所里，有主的宝座；主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，流出生命的活水，使我们得到恩典与供应。（来四 5。）我们若只是坐着听道，十之八九都是在头脑里；但若是用诗歌彼此对说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就从头脑转到灵里了。这样，无论是博学多闻或目不识丁的人，都能进到至圣所，摸着施恩座。

一九五三年在台北的训练中，我们曾逐章逐节的查读以弗所书，但那时我还没有看见五章的『彼此对说』。直到一九六八年，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聚会中，这四个字才向我发亮，我立刻和弟兄们交通，要操练彼此对说诗歌。那次聚会中，众人都非常享受主。回台湾后，我和众召会交通『彼此对说诗歌』的事，但没有明显的响应。众人还是照着老套，在头脑里讲道。

早先倪柝声弟兄在鼓岭训练时，曾一再强调，人所讲的道若是从头脑出来的，只能摸着人的头脑；只有从灵出来的，才能碰着人的灵。倪弟兄曾经花很长的时间和我们交通，要注意灵，灵要出来，才能碰着人的灵，才能摸着人。同工弟兄们虽然也注意说话时灵要出去，但十之八九都在头脑里转，灵完全没有出去。我们常常是用头脑讲道，却没有鼓励人用灵彼此对说，这是受了传统基督教的影响。最容易叫灵出去的，就是彼此对说诗歌。若是我们彼此对说得练达，无论那一首诗歌，对我们都会有最大的感动力。

所以，我们选诗歌时，不要照着老经历，却要照着『时令』，好比冬天要选冬天的衣服穿，夏天要选夏天的衣服穿。在召会中说话，不只要适合时令，也要注意对象。有些话，爸爸说合式，妈妈说就不对了；有些话，妈妈说，姐姐不能说。所以，不要只用经验带领召会。一面，没有经验不能带；另一面，带的时候不能只用经验。如同没有经验不能教书，但教的时候，又不能只靠经验。然而，不要因为作不好而失望，一切都在神手里，祂能使我们脱离基督教的影响，重新改造我们。

人所给我们的帮助，一面说有好处，一面说可能没有好处。因为若是帮助得不当，就是破坏，连一块好材料也会被废掉。基督教虽然把圣经和主耶稣传给我们，但是也把传统的遗毒带给我们，破坏了我们基督的经历。我生在基督教，长在基督教，可以说得基督教的帮助最大，但也受害极深。直到今天，我虽然勉强的脱离了它的影响，但我必须承认，要脱得干净，实在不容易。

长老要带领召会跟上时代的流

作长老的，要带领召会跟上时代的流，因为主是一直往前的。我知道这并不容易，因为老一辈的人受过熏陶，已经定型，而青年人又太年轻、太幼嫩。所以，目前我们中间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。台北这样的大召会，若让二、三十岁的年轻人作长老，实在不容易；但一直留在年长的长老手中，也有困难。所以，年长的长老非寻求改变不可。

我从小生在基督教里，年幼就受西方文化熏陶，非常西化。六十年前我就学了英文，但是受到那时环境和气氛的影响，我一直不敢讲英文，也不敢穿西装。若有人穿西装，卫道人士会用激烈的手段对付他。所以，每个人都得照老样子，沿袭传统。但至终，还是有人不害怕，领头穿了西装。渐渐的，西装成了普遍的穿着，甚至在正式场合，男士非穿不可。我的重点是，台北的长老虽然年长，今天却得要领头『穿西装』。主有一个新的带领，长老就应该领头跟上去；若是年长的老人们总是闻而不动，就很难跟上主时代的流。

最近，我看到年轻人的光景，觉得他们对主实在有心，肯下功夫学习；他们的灵较容易出来，比年长的人新鲜。然而，我完全了解今天的难处，年长的还是盼望年轻人照着原来的老样子。年轻人一不照老样子，年长的就不放心。然而，因为时代不同了，年轻人无法照着老样子。所以，年长的要快快『穿西装』，跟上时代；而年轻人要忍耐，不要对年长的反应太激烈。

年长的要认清自己实在的光景，要知道后生可畏。现在，身为年长的不能再倚老卖老，都得服下来向主说，『主阿，对于你行动的流，我一无所知，一无所知。怜悯我，我愿意重新学起。』我们若是如此，必定蒙恩。主今天要走二十世纪的路，祂不能回头走十九世纪已经走过的，祂是一直往前的。

主耶稣降生后不久，祂的父母带着祂来到圣殿。当时在圣殿里有老西面、老亚拿，他们确实是活在主面前的虔诚人。他们里头有灵感，知道这婴孩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是要来的基督。（路二 25~38。）他们虽然如此敬虔，但主知道人实在的情形，因为他们受旧约的熏陶太深，以至于定型，要他们离开圣殿是不可能的事。主在三十年后出来尽职时，若是去圣殿呼召西面和亚拿这样的人，他们不可能出来跟随祂。

所以，当主耶稣出来呼召人时，没有呼召一个老年人，祂乃是呼召了加利利海边那一班年轻人，十二位使徒都是年轻人。主自己三十岁出来尽职，被钉死时，也不过三十三岁半。祂的门徒中没有一个是比祂年长。彼得、安得烈、雅各、约翰都在打鱼、捕网，还没有定型。主对他们说，『来跟从我。』他们就撒下网和船，跟从了主。（太四 18~22。）若是主对西面说，『来跟从我，』西面肯不肯撒下圣殿，跟从主呢？恐怕是绝对不肯的。主知道，西面既爱神又敬虔，但是他已经定型了。主要开始一个新时代，西面是没法跟上的。不只西面和亚拿如此，在主钉死时，协助埋葬主耶稣的亚利马太人约瑟及尼哥底母，（约十九 38~42，）他们二人后来也没有在耶路撒冷，与十二使徒一同坚定持续的祷告。（徒一 12~14。）当地上第一个召会出现在耶路撒冷时，其中的长老可能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岁。

盼望年长的长老们里头有亮光、有感觉、有认识，了解主是往前不退后的，主今天乃是在走一个新时代的路。我们要好好考虑自己的事奉是否已经定型，能否适应主新时代的需要。虽然圣经没有明文规定长老的任期是几年，好像一作就是终身职，但我们的确需要思考，我们是否越长越老，而不能跟上时代随主往前？二十五年前我们没有这个难处，今天我们的确有这个难处。时代是新的，流是新的，但我们是老的。我们若真下定决心，返老还童，不用旧法，不说老话，就还能有一点出路。但这需要极强的光，极多的恩典，才能把我们加强到一个地步，丢弃老办法，跟随新的流。

现今，各地召会的情况都差不多，老的太老，小的又跟不上，而主在这里急切的要走新的路。目前主的恢复在美国已有很好的开头，走得很快，眼看就要扩展到其他各大洲了。不久前在德国特会，最少三百人，连非洲迦纳都有一个强的起头，澳洲、纽西兰也有了开展。那个光景和新鲜的气象，比远东目前的状况还好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老旧的根底，主容易有新开始，所以作工和带领的可是事半功倍。但对有旧根底的地方，则是事倍功半，工虽然一直作，却都被老旧抵销了。这些情形说出，我们实在需要在主面前，好好寻求改进。一面，年长的要尽量学习在新时代往前；另一面，青年人要有负担，但不激进。

在灵里，让主活出来

以弗所五章十九节和歌罗西三章十六节说到『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』，又说到彼此对说、彼此教导、互相劝戒。这些都不是平常的话，可以说，这样的操练是为使我们的灵能出来。盼望以后我们在聚会中，多有这样的操练，不要再倚老卖老，拉着架子，老生常谈的讲一篇道。我担心你们虽都是爱主、虔诚的基督徒，却从来没有用灵。这是基督教带给我们的影响。按真理，我们应该从早到晚都用灵，凭灵而活，凭灵而行，而不只是用魂。盼望有人真能彻底觉悟，作基督徒不能不用灵。主今日时代的流，就是灵。我们祷告是灵，唱诗是灵，彼此对说也是灵。所以不要在头脑里打转，这没有多少价值；我们要多用灵，让主活出来。

人若是用头脑，即使他说他所作的不是出于他自己，事实上还是他自己在作。比方，某弟兄是个虔修的基督徒，并且生来性格就适合虔修。即使他一再见证说，一点也不是他，乃是主的怜悯；他这样讲，还是他虔修的一部分。他仍然不是个在灵里、让主活出来的人。我们要看见，主今日时代的流，乃是要让祂活出来，如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所说，『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』所有虔修的办法，都是我们自己研究出的一套公式，是过时的老套，应该让它过去。

按神的心意，这种虔修不应该存在，但它还是从第一世纪一直流传了下来。历代以来，主一直在作恢复的工作，到今天，主乃是要恢复我们对灵的经历，这是一个新起头。今后我们在聚会里，不应该再讲长篇的道、用脑的道，却要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直接从灵里述说出来。此外，也可以应用祷读。不需要编祷告文章，只要让灵出来。无论是对说诗歌，祷读圣经，只要灵能出来，带着亮光，人必定得造就、得供应。这是原则。当然，并不是说一定要绝对、呆板的说诗歌，而是说我们的聚会方式与活动，一切都必须出于灵。凡是出于头脑、知识、老套、公式的，我们都要逃离。

在目前远东各召会中，香港的情形相当蒙恩。原因有二：第一，年长的不仅负责任，也尽力给年幼的机会，让年幼的发挥；第二，年幼的能冲、能闯，学了功课，能服下来，顺服年长的，与年长的合作。所以事情有两面，若是年长的认为年幼的太不懂事，一直自己固守事奉，那香港的情形就了了。香港的几位长老弟兄，前几年在这点上蒙恩，因为知道自己所能作的，更知道自己所缺的、所不能作的，所以就让青年人起来发挥，补上他们缺欠的那一分。这样，年长的就变成召会的祝福，召会就没有难处了。若是年长的不给年轻人发挥的机会，而取一个歧视的态度，恐怕会有很大的亏损。能冲、能闯是青年人的长处，但青年人也应当学顺服的功课。长幼两方能互相配合，召会所得的益处就大多了。

在同一的异象中带领召会

我里面的负担不在于外面的事务，而是在于里面的异象。大家若是都能清楚看见异象，就应当在主面前，带领各地召会不走别的路，只走这一条活在灵中，与主共同生活的路。这不是十天、半个月、或短时期内可以达成的。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才能把弟兄姊妹都带到灵中，在灵里实际的经历活的基督。这需要带头的长老、同工、负责弟兄们认清异象，并一起实际的追求、交通和祷告，在同一位灵里，带领召会进入这一个异象。

若是弟兄们看见这个异象，就要背负一个担子，把你们当地的圣徒带到灵里，带进主时代的流里，也就是带着当地召会跟上主今时代的路。凡是看见异象的弟兄姊妹，都应该来在一起，有祷告，有交通，有寻求，在同一位灵里寻求主。相信主会一天天给你们确定的带领。这样，在你们聚会中话语的供应，就不是任何一个人自己的主张，而是你们一同交通出来的。例如，主日该释放什么信息，那位弟兄要释放，或者由两三位共同释放，并且该用什么材料，都是一同交通出来的。我们中间并不缺少材料。无论英文或是中文，已过都有相当多的信息释放出来，可以从参考并采用。主要的，还是众人要在同一的灵里，一同交通并寻求。弟兄们在各地召会，不该仍像公务员等因奉此，照从前的老办法作下去。那样作，不会有什么祝福，也不会有出路。

若是你们在同一的异象中有交通，有寻求，主必定会清楚实际的引导你们，该如何在聚会中带领召会。主的供应是活的，也是常时的。盼望你们懂得支取从主这供应源头所出来的信息；不只自己进入，也要彼此交通，然后带圣徒们进入。这是保罗在提后二章二节嘱咐提摩太的原则：『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，要托付那忠信、能教导别人的人。』保罗要提摩太认清异象后，就要去带别人，让他们再去教导人。各地召会虽然各自独立，但见证还是一个，大家都应当在同一个异象的流里往前。

在提前一章三节，保罗说，『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。』这说出当时召会中有一班人，虽然不是讲异端，却是在讲一种道理，和使徒们起初所看见的中心异象不同。所以，保罗要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嘱咐那几个人，不要在召会中讲一种和神中心异象不同的道理。我们在各地召会中，都应当采取这个原则。众召会需要看见神中心的异象，并以此为路线和目标。盼望我们都看见，并和当地带领的服事者一同交通、祷告、寻求主的引导。然后，在同一的灵里，给全召会应时的带领。今后我们都得放下老旧的办法和既定的模式，但我们也不是用新办法来改进旧办法，乃是要受异象管治，照着主当前的带领往前。

同工们在各地服事，不要再自居为专门讲道的同工，乃要和弟兄们一同寻求交通，在同一的灵里，寻求主的带领。每周的聚会或主日该怎样带领，不是自己一个人倚老卖老、老生常谈的讲，乃要学习在灵里走新路。今天主所给我们看见的启示，乃是一位活的主，祂已经完成了救赎，死而复活又升天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活在我们里面。祂所要求于我们的，就是我们与祂同活。我们凭灵与祂同活，就不再是『作的』基督徒、『行的』基督徒，而是『与主同活的』基督徒。

学习在灵里，脱离『作』与『行』

我们从前研究许多道理、办法、公式，虽然都对，也都合乎圣经，但大多是从头脑里研究出来的，不是从灵里来的。甚至我们的祷告，也可能是用头脑研究出来的行为和工作，不是在灵里与主同活而活出来的。我们的讲台信息，也是一样。从前我们的讲台信息，无论是用什么圣经材料，总是弄成一套公式来讲。今后不要再这样作了，我们的讲台信息，应该是我们活在灵中，与主同生活、同行动而释放出来的。这个结果才是出于灵，并且是活的。

我们非常不容易脱去『作』与『行』。比方，我们学劳伦斯(Lawrence)操练与神同在，学盖恩夫人(MadameGuyon)接受十字架；这些并非不好，却是相当人工，有以人工盗用他人属灵的味道。虽然『作』与『行』也会有一点成就，但今天主所要的不是这个。主所要的，乃是祂自己活在我们里面。所以，我们要让祂活在我们里面，并凭祂而活，与祂共同生活。我们实在需要蒙主拯救，脱离作与行、研究与公式。

弟兄们要释放信息时，许多时候都需要参考数据，但你们不能拿着参考数据去照本宣科，而是要吸收到你们灵里，然后在灵里释放出来，那才是活的供应。另外，我们还必须打掉一种观念，就是不讲别人讲过的道。似乎别人讲过的道，我再讲就是羞耻。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你若仍有这个观念，就是不懂珍赏黄金或钻石的价值。我们的信息如果像黄金、钻石，就算拿出来展览一千遍也不怕。在美国各地的弟兄们，都以跟随职事信息为荣。他们常常彼此效法，只要听到好信息，立刻就学习释放同样的信息。他们并不认为别处已释放的信息，本地就不用释放了。若是以为跟随别人是羞耻，这种观念完全是肉体。

没有不同的灵，行事不偏激

有些青年弟兄的确是站在危险的边缘上，他们虽然有启示、有看见，却有一个不同的灵。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同一的灵；有不同的灵，就会让仇敌有机可乘。若是让这不同的灵一再发展，主的恢复必定会有严重的分裂。青年人要冲，但不要激进，不要偏激。若是偏激，就会失去主的同在。盼望主使你们有所分辨。

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学习有一个正确的灵。外面错不要紧，里面的灵对才要紧。如果你看见一个启示，因着这个启示而定罪别人，这就错了。我虽然对人有责备，但我没有定罪。责备而不定罪是对的，若有定罪就不对。会说不如会听，我听出一些弟兄们的话中有不同的灵，虽然他们没有意思闹意见，但他们的话里有个东西不太对。撒但是最诡诈的，我们必须防备。若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灵，又一直让它发展下去，有一天就会闯祸；那不仅是我们吃亏，整个召会都要受亏损。我们若有不同的灵，就需要受主的洁净。

我们并不是受什么办法、或什么人的控制，而是看见了主今天的路、今日的流是什么，看见了主要恢复到什么地步。我们因为看见异象，就有负担把这分话语供应到各地。虽然有的地方跟得快，有的地方跟得慢，但这一点都不成问题。时间的早晚不是问题，最重要的是要实际的在流里。我并不是说，我在何处讲了什么，你们就要快快的学着讲，而是希望你们能操练在灵里，逐步的、一点一点的完全跟上去。

愿你们听见这些话时，没有一个是为别人听的，乃要自己在主面前好好祷告考虑。当你们觉得自己有所看见，有所经历，就立刻去干涉别人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。因为撒但会隐藏在背后，作破坏的工作。圣灵的事是没有激进的，那些走到激进边缘的弟兄们，应该多祷告；因为可能经

过祷告后，他们就会清楚何事该说，何事不该说。美国人研究车祸发生的原因，多是车开得太快；若是驾驶人能把车速降低，车祸就能减少。

这些年来，在事奉主的路上，我学了许多功课。我看见冲太快的人，很容易落到魔鬼手中。千万不要太冲，因为事情没有那么急。即使你有天大的负担，也不需那么急切。凡是出乎主的，主自己会安排环境。所有过于冲动激进的事，都会产生像灵恩运动的不良后果。我们说要让青年人发挥，并不是要让他们在聚会中随便说话。多年来，我们对灵恩运动一直有研究，也一再回到圣经里考察核对，发现灵恩运动中有许多过于冲动激进的事，是不合圣经的。但是照着保罗的书信，我们可以看见，保罗并没有什么过于冲动激进的言论，他所写的都是经过考虑，确定是出乎主的。

所以，弟兄们即使有什么负担，也不必那么激进，并且不要干涉别人。或许别人还没有跟上，但你的干涉太过激进，反而会有反效果。要学习让主作，你只要好好照着灵而行，没有定罪别人的口吻，单纯的往前就够了。并且你往前时，要避免偏激，乃要一直接受平衡；一有引导来了，就要衡量这个引导是出乎灵的，还是出乎自己的。你若要供应人的话，就无所谓；但你若要指责人的话，说人的缺点，就要当心太过激进。可能你觉得应该现在说，但最好先带到主面前，等半天过后，也许你就觉得不一定要那么说。或许再等半天，你会觉得需要改一个方式说，这样你就不至于闯祸。

有几位弟兄好像背着很大的重担，他们不仅为本地召会背重担，还为别处召会背重担，更把全世界的重担都背到他们身上。这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他们应当安静在灵里，只要在灵里把所在地的召会带往前，带得活起来，丰丰富富的享受主，也不要宣传他们那里多有出路，定罪别人不跟随他们。例如台南召会的弟兄，不要去干涉台北召会弟兄们的问题。你们要站在台南召会的立场，稳稳健健的往前，在灵里供应圣徒，带领青年人长进。若有全台特会或训练，你们受主引导来向众人见证交通，有机会就说一些积极的话，但要有指责、定罪别人的味道。

弟兄们有负担是对的，但要有负担到定罪别人；定罪丝毫不能帮助人，反而误了自己的事。因为你们可能还没有成熟、丰富到一个地步，能供应各地召会。也许你们有一点看见，但撒但常常隐藏在背后，引诱你们用所看见的，当作尺量别人，这一量，就忘了自己是谁。所以，千万不要用尺量别人，乃要留在你们的看见里，在你们所在的召会中，在谦卑的灵里，平稳、安静的往前，对主多有经历，在生命里多有长大、成熟与充实。

单纯供应生命，不要定罪、改变别人

今天的交通发达，信息普及，你们所在地若是从主得着供应，得着了祝福，是无法隐藏的。慢慢的，全身体都会知道；而你们所得的，也会供应到全身体。若是众召会的聚集，大家一同来交通，当别人的交通对你们有帮助，你们就接受。若圣灵引导你们交通，你们就供应别人，没有一点指责人的味道。若是你们以自己的看见定罪别人、或别处召会，就会落到危险里。你们有所看见是对的，但要在那里往前，在生命上长大，在灵里丰富，而后自然会成为各地召会的供应。

我们虽然是在各地的召会，却还是一个身体。你们那里实在得着启示，早晚都会变作身体的供应，不需要你们太激进的来宣传、作见证，认为别人都错了，只有你们那里才对、才行。这样的灵是不对的，作法也不得体，结果只会适得其反。

身体是一个生命，出于生命的都是自然的。良医治病，向来不用激进的办法，乃是用平顺的疗法和适当的药物，让身体慢慢的吸收，疾病自然就会痊愈。过于激进的方法，反而会导致身体的死亡。每一个地方召会，即使地处偏僻，若真是学了功课，有了属灵的丰富，那个丰富定规会慢慢供应到各地。

作事千万不要冲动，凡事都要带到主面前等一等。圣灵作事，不需要人冲动；我们要先安静在主面前，主总有出路。即使别处召会有需要，主在那里也会有路。你们主要的还是先为自己的地方想，先为自己的地方有所领受，让圣灵在你们那个地方得着注入的机会，慢慢的，全身就得着加强了。你们那地为着身体接受了供应，这个供应自然会运行到全身体。

十多年前，曾有一位弟兄说，他看见了异象，还当面问一位同工弟兄，是否承认他有时代的职事。我不能说这位弟兄一点没有看见；但一个人有没有时代的职事，不必自己说，生命会说话，生命的结果会说话。如果你能供应人，慢慢的，全台众召会就得你的供应，全地众召会也会得你的供应；你不说自己有时代的职事，别人都会说你有时代的职事。时代的职事就是时代的职事，不需要问别人。因此当我们有所看见时，不要太张扬，觉得自己有看见，而别人没有看见。

同工在各地作工也是如此，不要急着改别人。若是你到印度尼西亚，不要摸、也不要改印度尼西亚的召会。你去那里就是简单的供应生命，一有机会就供应，凡涉及是非、作法的，一概不说，一概不作。不要改人的作法，摸人的是非，只要有机会就供应生命；在供应生命时，要纯洁、单纯，叫人里头得生命。若是这样，你在那里即使住上一两年，也不会落到是非里。绝对不要因为你去，就惹起是非和难处。弟兄们的错常常是太激进。也许你们真看见某召会有需要，但不需要太激进，并且说话时要量量自己的地位。比方，姊妹说话应该记住她是个姊妹，弟兄说话应该记住他是个弟兄，年长的人说话应该记住他是个年长的人，年幼的人说话应该记住他是个年幼的人。同样属灵的话，年长的可以说，年幼的不可以说，这是无法否认的。虽然，我们不能因人废言，看人的身分地位而轻视人，但人羣中确实有年龄、地位的讲究，这是不能完全抹煞的。况且不仅有地位的问题，还有地点的问题。有的话，在台南召会可以说，在台北召会就不可以说。有的话我能对我的家人说，但不能在聚会中对会众说。

愿主怜悯我们，在这些事上都学有所学习。否则会适得其反，欲速则不达。千万不要听见我说了一些厉害的话，出去就学着说。因为人会接受我说的话，不一定能接受你说的话。有的话我可以讲，但你们绝对不可以讲。你们若是照着讲，就会闯祸，甚至害了你们自己。作医生替人治病并不简单，首先他读书要比别人多，还要经过许多实习，累积经验；况且身体是活的，总要各面观察妥当，才能对症下药，给人正确的医治。照样在召会中，我们也要在各方面谨慎。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不要轻易去摸去改，摸得不好，自己吃亏，别人也受害。就如十多年前，我们中间有人高喊看见异象的，后来都出去了。今天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成果，不但害了許多人，自己也没有路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得在各方面学好功课。

第 2 篇 在灵里被充满，受异象支配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在灵里被充满，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对说

以弗所五章十八至十九节说，『不要醉酒，醉酒使人放荡，乃要在灵里被充满，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对说，从心中向主歌唱、颂咏。』这段话希腊原文的意思，用中文的文法很难表达。在希腊文里，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我们在灵里被充满时，就是我们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对说的时候；或者说我们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对说时，就是我们在灵里被充满的时候。从希腊文的文法结构来看，『在灵里被充满』和『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对说』这两件事乃是同时发生的。

歌罗西三章十六节说，『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戒，心被恩感歌颂神。』若是仅仅为着彼此教导，并不一定要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用普通的话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这里要说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呢？乃是为叫我们从头脑里转出来，释放灵，在灵里说话，在灵里教导。这样的教导，不光叫人得着道理，更叫人在灵里得着喂养。

『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』的用意，是要打掉我们用头脑的习惯，好让我们的灵能出来，不在头脑里转。『在灵里被充满』和『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对说』这两件事，就是一件事。我们的问题在于很难从头脑转到灵里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需要，乃是当我们起来为主说话时，不是在头脑里说，而是从灵里说出来。这是最难的一点。

两种不同的生活原则

用头脑盘算的基督徒生活

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已经指出，许多弟兄姊妹属灵的生活是人工作出来的，不是自然在灵里活出来的。有的人一早起来，头脑里就开始想：『我是个基督徒，我该怎样才好。』他就用头脑盘算：『我是个基督徒，不能作这个，应当作那个。』所以，他就不作这个，而作了那个。这是人工。这样的基督徒是用头脑作出来的基督徒，不是在灵中活出来的。

在灵中接触主，在灵中凭主生活

怎样才是在灵中生活呢？比方，你早晨起来，即不想自己是基督徒，也不盘算什么可作，什么不可作，你只在灵中接触主，并在灵中凭主生活，自然活出的一种光景。你不作这件事，不是因为这件事错，乃是因为你灵里不这样作；你所以作那件事，不是因为那件事对，乃是因为你灵里要那样作。基督徒完全是从灵里活出来的。

基督徒的生活、聚会都应当出于灵

我观察到我们现在的聚会，从长老的带领到同工的讲道，以及圣徒在会中的活动，都是在头脑里先盘算好了。这不是在灵里聚会自然的情形。在灵里自然的情形，应该是众圣徒在聚会前活在灵里，聚会时也活在灵里，不用头脑的盘算，一切就从灵里自然出来了。用头脑盘算出来的，与灵里自然出来的，有一个基本、原则上的不同。目前，我看我们的生活、聚会，百分之九十都是头脑盘算出来的，而不是灵里自然活出来的。

以讲道为例，有的弟兄讲信息，是把要讲的内容，从头至尾，一条一条写在纸上。等他站上讲台，就照着这一条一条讲。这样的讲道完全是照着理智，是道理的。另有的弟兄讲信息，虽然原初定规了怎样讲，但他讲到一个地步，也不管稿子，只随着灵讲。这样的讲道才是从灵里自然出来的。

不光讲道有两种讲法，祷告也是这样。有的人在祷告之前，已经豫先筹算好要祷告那几件事，并要怎么祷告；这种祷告几乎是豫先作好的。另有的人虽然盘算过要怎么祷告，但是祷告几句之后，他的灵出来了，就放下自己豫先打算的，让活的灵引导他继续祷告。

照圣经来看，主乃是要我们的生活、聚会都自然出于灵。在基督徒的生活里，我们不要用头脑盘算，乃要灵能出来。我们用头脑盘算自己要如何跟随灵而活，要如何让主活，但这乃是出于我们的头脑，不是出于灵。换言之，一切都是我们自己；对是我们自己，不对也是我们自己。然而，活在灵中就不同，乃是凭主活出来。一切都不告非头脑盘算，也不照着情感的感觉，乃是随着灵，让灵出来。灵喜乐，我也喜乐；灵不喜乐，我也不喜乐。灵讚美，我也讚美；灵不讚美，我也不讚美。我就是让灵出来，这就不是人工。

从道理出来，转到灵里

今天，我们的生活和聚会，几乎十之八九是人工；这是因我们受了多年的教导而产生的。教导成了我们的儿童导师，叫我们得益处，但教导却不该把我们灵里教导出来，而教到道理里。当初旧约的律法，乃是作为儿童导师，要带以色列人归于基督，(加三 24)但是领来领去，以色列人竟不肯从律法出来，结果就与基督相敌对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初受了许多的教导，今天竟留在教导里不肯出来，以至于与灵相敌对，更不用说要把弟兄姊妹从道理里带出来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们来到台湾。一九五二年起，便开始有了训练工作。到了一九六〇年，因为有了难处，就不能再继续训练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尽力要把弟兄姊妹从道理里『拔出来』，但就是拔不出来；我们要把众人转到灵里，也转不过去。所以，我绝对相信，歌罗西三章十六节说到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戒，意思是，我们虽然教导人，却不是从头脑，而是从灵里，说出教导的话。虽然是教导，却不是从头脑盘算出来的，乃是从灵里出来的。

操练并学习活在灵中

我们必须根据这个原则来领会并操练。因着我们不练达，所以一操练，头脑就出来了。这完全是灵不够充满的关系。我们再怎么作，结果都比不上出于灵来得自然；我们的难处就是平日对灵的操练不够。我有负担要众人看见，我们几十年来谈属灵，结果出来的都是人工的属灵，是我们作出来的属灵。我们没有自然出于灵的属灵、属天，原因是我们的灵没有被充满，反而非常低落、瘪气、软弱。我们所以为的属灵，乃是我们作出来的，是我们用头脑盘算，再用意志执行出来的。我们所有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属灵。

我们要看见，主不要人工的属灵，不要作出来的属灵。所以我们要天天学习活在灵中，自然活出属灵，而非作出属灵。等我们习惯活在灵中，我们就不需要作出属灵，因为我们都能活出属灵，很自然的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对说，彼此教导；甚至不需要多作解释，只要从灵里把诗章、颂辞、灵歌的本文宣读一遍，就会满了教导的味道。这种教导乃是从灵里出来的。

今天，我们应该醒悟，从里面有一种转。我不鼓励你们在外面作些什么，但我们众人都需要醒悟而转过来。我们从前作基督徒，生活与聚会中人工的成分太重，因为我们不在灵里，被灵充满得不够，所以灵出来得不多，以致我们所有的，总是教导出来的。教导出来的，就是宗教。宗教就是教你作敬拜神的事，作讨神喜悦的事，作事奉神的事，你就照样作，并且作得很像，但其中没有灵的成分。虽然有时其中带着一点灵的成分，但大部分是人工作出来的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应当转一个大弯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人工的东西，不要人工的生活、人工的聚会、人工的事奉。我们要在灵里自然活出基督徒的生活，自然的在聚会中活动。为此，我们必须整天操练灵。

属灵光景退后的原因

没有跟上新的看见

我很痛心的说，我们作工这么多年了，大体的情形却不是往上，而是往下。整体说，我们是在退后，这是因为我们只想照着老样。我要从在中国大陆时说起；在中国大陆时，我在倪柝声弟兄身边，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五〇年这十八年间，倪弟兄改变很多。他的改变就是他的进步，因为他看见新的东西，他自己就往上去。但同工和召会带头的弟兄们，真正跟上的却寥寥无几。倪弟兄每次有新的看见，都有新的信息释放出来。他释放信息时，在场听的人即点头，又作笔记，但是等到实行时，几乎没有人照着倪弟兄所看见的实行。

举例来说，在一九四〇年，倪弟兄清楚看见召会生活的实行。他说到如何正式的有长老，以及长老的尽职，长老们怎样在一起处理事情，怎样接纳信徒等实行。同时，他也说到开辟执事室，让执事们在其中有各样的事奉。那一年，他看见了这一个，就开始在上海实行。他设立长老室，安排长老们尽职，并设立执事室，安排执事们分项的事奉。但到一九四八年，也就是八年后，全国一共只有两个召会实行这事，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烟台。此外，没有任何一处地方召会实行这事。

一九四〇年，那时还是抗战时期，众人都往大后方逃难。所以，有好多人都是在大后方听福音得救的。他们从来没听过什么长老室、执事室。虽然我们中间的同工，把福音带到大后方去，并且教那些人怎样聚会，但到抗战胜利后，差不多是一九四五、四六年，那些人还是一点也不知道召会生活的实行。其实在抗战胜利前，倪弟兄早就实行了好几年；但是众同工置若罔闻，视而不见。同工们出去作工时，仍旧讲一九三〇年代的那一套。

一九四〇年底，在烟台就开始召会生活的实行，我在那里安排了长老们尽职，和执事们的事奉。张晤晨弟兄和曲郇民弟兄都是在那个实行里作学徒。我在烟台召会开辟执事室时，曲弟兄还帮我安排处理了许多相关事宜。到了一九四八年，全国只有上海和烟台两个召会，在倪弟兄带领下有召会生活的实行；不仅实行，还实行得非常成功。

不同的意见，造成召会的混乱

一九四七年底，因着上海召会的复兴，我和别的同工被邀请到广州、汕头、厦门、福州等地。于是，我们先到了香港。及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，我们从香港去了广州，后来又到了汕头。二月，我们到了厦门；二月底，到了福州。我们去访问之先，福建、广东各处的召会，没有一处对于召会立场是清楚的。一九二二年，第一个脱离公会的聚会，在福州开始。到了一九四八年，二十六年之后，地方召会的发祥地——福州，和发祥省——福建，以及临近的广东省，有几十处的聚会，却没有一处对召会立场是清楚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那些地方在倪弟兄的带领之外，还接受了其他两三个源头，这些源头都带着不同的意见。

当时，我们在福州有一次集中特会，福州附近各处的同工、负责人，来了二、三十位。因着那次特会，福州有了一点复兴的光景。特会过后，大家竟都不肯离开。因为他们听说，特会过后，我和几位同工要到倪弟兄海关巷的家里住两周，和倪弟兄有些交通。他们得知这个消息，就统统不肯走，还请我替他们向倪弟兄求情，使他们能有分于倪弟兄的交通。

倪弟兄至终还是不同意他们前来，但他们仍是不肯走。我只好再去替他们求情。倪弟兄家里有个很大的客厅，一边有半面墙壁。他说，『你们三位同工和我坐在墙壁这一头交通，他们二、三十个人只能坐在墙壁外那一头，远远的听，并且你要向我担保，他们听了之后，不能出去对别人讲。』我冒险的向倪弟兄担保下来，乃是到了这样的地步，倪弟兄才答应。

倪弟兄所以不许可他们出去对别人说，乃是因为那时的同工，以及各地召会的负责人，对召会正确的生活，没有学过功课，又有一堆的意见。倪弟兄厌烦这种情形，以表示他们来听可以，但不能出去随便讲。我向倪弟兄担保后，便告诉他们，『们现在非常愿意听倪弟兄的交通，但倪弟兄怕你们听了，出去乱讲，所以你们不能东讲西讲。』因为他们在属灵的事上，已经几年没得什么供应，非常饥渴，所以都从深处答应，绝对不说什么。

那个交通的光景真是特别，众人都远远坐在外头，只有我们四个人坐在里面。在那几天的交通里，我问了倪弟兄一个问题：『倪弟兄，这次我们受邀访问广东、福建各地召会，得到的印象是这两省的召会实在是一团糟。你看该怎么办呢？』我这一把他里面的水源打开了。其实，那些东西早就在他里面。他一开口就像尼加拉大瀑布那样汹涌，一直往外倾泄。这些话实在有圣灵同在，我们听了都感到惧怕。他讲耶路撒冷的路线，讲得很长。在他的讲论里有亮光，有指责，有悔恨，也有开导。他讲完之后，大家都静默了。

同工没有『交出来』

后来，有一位年纪稍长的姊妹，忽然从远处冒出一句话：『我们即听见倪弟兄这番话，为什么不立刻实行呢？』她的话一出来，众人全都阿们。倪弟兄听见就说，『你们若真要实行，就得从今天起，把你们自己完全交出来。你们要回去写一个条子，把你们自己交出来。』我们中间『交出来』的实行，就是把自己交出来完全受工作支配，乃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倪弟兄那一天讲的交出来，是很严肃的，简直就像把命交出来一样。那等于说，工作要你活，你就活；工作要你死，你就死。若是众人不交出来，就没有下文了，也没有同工的可能。

倪弟兄这么作是有历史背景的。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四八年，这二十六年来，大家意见多，看法多，使得倪弟兄毫无办法。历史证明，意见多的人是毫无亮光，毫无启示，神对他们也毫无托付。事过境迁，我们今天回头看我们中间在中国五十年的历史，不能不承认，神的确将异象和亮光托付了倪弟兄。然而，当时大家意见却多得像云雾满布。正因为这样，倪弟兄才要大家把自己完全交出来，否则就没有路往前。

跟上主今天所走的路

转入灵中，活在灵里，跟随异象往前

我们都得承认，主今天所走的路绝不是二、三十年前所走的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今天是灵的时代，我们要转入灵中，活在灵里。一九六一年，这事在台湾开了一个头。那时，我最少写了八十五首诗歌，其中四分之三都是讲到灵和基督。

可惜，我们中间好多人还在拘泥于二、三十年前的老套，因此活在灵中的实行在台湾开了头，却没有什么人跟上去。虽然一九七〇年，几十位弟兄到美国交通后，带回来一些东西，结果还是不了了之。以后，就再没有人注意这事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发现那些新诗几乎没有什么人唱，因为这里没有一种空气，是在那个流里。我们所带领的呼喊主名，也慢慢消踪灭迹了。即使没有消踪灭迹，原先开始的实行也早已走样了。

这给我们看见，原则上我们现在在台湾和从前在大陆没有两样。主的异象虽然往前了，但我们却不太往前跟随。大家很努力的作，好像努力在往前，事实上却是往前一步，又退后一步，努力到末了，还是退回了原处。所以，今天无论南洋也罢，台湾也罢，各地召会都像是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光景。

旁观造成难的局面，也失去主的祝福

据我观察、研究，证实无论在南洋或在台湾，带头的人对于主今天所走的路，虽然并不反对，但也没有赞成，而是采取一种旁观的态度。因着羣羊是跟着头羊走的，头羊不走这一条路，带头的人不往那里带，羣羊自然无法往前。带头的人自己不走，岂能盼望羣羊走得好？

因着带头的人采取旁观的态度，结果只要众圣徒稍微走得不那么好，带头的人马上就调头往回走。一回头，就回到几十年前的光景。这一来，圣徒们就失去目标。目标一失去，彼此间就难免不一致。因此，局面非常为难，不仅召会的带领难，工作的带领也难。从人这面说，人没有目标，也没有路线；从主这面说，主没有立场，赐下祝福。

末了，就像士师记十七章六节所说的：『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。』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意思是各人任意而行。『任意』两个字不好听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你觉得你有一分属灵的学习，我觉得我也有一分属灵的学习；你要尽你的功用，我也要尽我的功用。结果，一艘船上有许多个船长，这艘船怎么开？

需要悔改与回转

为着不跟随主的流往前而认罪、悔改

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你我都得回转。我们都得向主承认一件事：我们在主这条路、这个见证上，没有绝对跟随祂的流往前，我们需要主的赦免。这比我们向主承认自己犯了别的罪，还更重要。我们需要悔改、回转。

为着破坏合一的见证而认罪、悔改

因着我们没有跟随主的流往前，所以无路可走，逼得我们回头去找自己从前所学的。结果，我们就拿从前所学的来用。我要说句良心话，也是警告的话，弟兄们这样拿从前所学的来用，非使召会分裂不可。弟兄们虽没有意思搞分裂，但结果非分裂不可。因为你学了你那一点，就实行你那一点；我学了我这一点，就实行我这一点。两个人一实行各自的点，结果就是分裂。

我们姑且不说在主这个见证里有成千上万的人，即使是一个篮球队里，只有五个人打球，若不是一个打法，球队也要分了。即便五个人个个都是高手，甚至是世界闻名的第一等高手，这个球队也要分裂。分，就分在他们的高明；分，就分在他们的篮球素养。虽然他们个个篮球素养都高，任谁也不能跟他们比，但这个球队不要想得到胜利，因为他们已经分裂了。这不是个人篮球打得好不好的问题，乃是整个球队的打法是否一致的问题。若你是那个篮球队的队员，首先就要为着破坏球队的原则悔改。队员上场打球，非一致不可。打法还是其次，首要的是一致。五个球员必须一致，不论怎么打都一致。不一致是破坏球队的原则。今天我们的光景，就有不一致的情形。求主怜悯我们，祂知道我们的光景。现在，主要我们悬崖勒马，要我们悔改。

主见证的原则就是合一。我们破坏了主见证的原则，我们在主面前该先认这个罪，并为此悔改。今天，我们不能在你的办法里一，也不能在我的办法里一。我们的合一，第一是在召会立场上，第二是在灵里。我们必须在灵里，不在灵里就没有办法一。

不是外面要求一致，乃是受异象支配、管治

我怕有人对于我所说的话，有错误的领会，认为我是吩咐各地都要讲我讲过的道。若是有人这样想，那是大错特错。我没有意思要你们讲我讲过的道，乃是盼望我们都看见今天的异象，看见主要我们这些爱祂的人，在合一的立场上活在灵中，让祂变化我们，并且在这灵中，让祂可以有一条路，预备祂的新妇。

若是我们看见这个异象，就不会想知道别的道理，也没有心情讲那些道理。我们会觉得别的道理没有味道，也不会对这些感兴趣。我们只知道万有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救赎主和拯救主，成功救赎之后，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在我们灵中与我们同住。祂要作我们的生命和一切，要我们凭祂活着，与祂一同生活。在这灵里，我们众人得变化，同被建造，并且成为一体。这就是主今天给我们看见的异象。我们看见了这个人，并且活在其中，受这异象管治、支配。所以，我们不想别的，也不讲别的，并且对别的一点都不感兴趣。

我们众人都要在灵中，这是基本的操练。然后，我们该带召会，就是带弟兄姊妹都活在灵中。在我们中间有丰富的材料供应，你可以从中得着所需的，并加以应用。这是我们的负担。所以，我并不是要你们讲我所讲过的道，像传声筒一样把我所讲的播放出去，乃是要你们看见这个异象，接受这异象的支配、管治，并活在其中。同时，这里有丰富的供应，你们可以从其中得着所需的材料来发表。你们需要先消化那些材料，然后再释放话语。当你们这么作，绝不可以自己一个人作，一定要在地方上，和一班弟兄姊妹交通着作。如此一来，召会就会从你们得着实在的供应。

第 3 篇 活在灵中，站住立场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需要将立场的事教导青年人

这些年来，『活在灵中，站住立场』几乎成了我们的口号。一九五七年，史百克 (T. Austin Sparks) 弟兄第二次来台湾时，造成了难处。故此，『立场』在我们中间就非常确定，非常清楚。虽然如此，仍不可忘记要教导后来的青年人。

最近几年，从远东去到美国的青年人不清楚立场，特别是从台湾去的一些青年人，不太在意立场的事。这就看出台湾的弟兄在带领圣徒上有缺欠。按理说，圣徒无论是要移民国外，或者出国留学，分会所的负责弟兄都该知道。为此，弟兄们应当给他们一些出国前的交通。但按我的观察，在台湾的弟兄们似乎毫无作为，好像弟兄姊妹要出国，就任由他们去。这样的服事是有缺欠的。结果他们到了美国，遇到一班基督徒团体是专门拉华人的。这些人会说，『我们都一样是华人，都说华语，有相同的中国文化，你到这里来，我们可以一起聚会。』香港和台湾的弟兄们，都应当嘱咐那些要去美国的圣徒，让他们知道有一班人专门作这事。

所以我很郑重的说，远东的弟兄姊妹必须顾到从远东到美国的圣徒。对于每一位来美国的，无论是移民或是留学，你们都要多加关心，给他们真理上的看见，给他们特别的训练，告诉他们，那里有专门拉人的。盼望远东各地的弟兄们要了解并看重这事。现在这事实作得松，有人被拉走了，你们还不理不睬的让他们去。这是非常不应该的。你们不应当漏掉人，反倒要慎重注意这事。

在美国的工作，必须作在美国人中间

现在我们在美国，并没有特别花工夫照顾从远东来的弟兄姊妹，是因为环境不许可。我们只要稍微用一点时间或力量照顾远东来的弟兄姊妹，就会影响我们对美国弟兄姊妹的带领。以我个人从主所领受的负担来说，我必须用百分之百的时间、精神和力量，带领美国弟兄姊妹。

在美国基督教的历史里，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去的传道人，把美国的工作作开。所有从中国去的传道人，都是作了所谓中国城 (Chinatown) 的华人工作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中国城的华人工作毫无前途。因为老一代的华人不懂英文，而下一代的华人不仅懂英文，甚至美国化，变成美国人，离开了中国城。结果他们在中国城所作的工作，没有下一代。他们的工作完全作在空中，作一代就没有了。中国传道人因着没有路将工作作到美国人中间，只好作中国城里的华人。再者，因着从远东去美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，也给了这些传道人作工的机会。

目前，每一所州立大学里，起码都有约一两百位的中国留学生，有的甚至多到三、五百位。在这些留学生中，有一部分是得救的。他们原先或者在公会，或者在自由团体里聚会。他们到了美国，人地生疏，不论是风俗、人情、生活、习惯，都和美国人有一段距离；所以，自然愿意彼此来在一起，基督徒当然就找基督徒了。

这些基督徒里面是有一点真诚的热心，愿意成立所谓的基督徒团体，也愿意有人给他们讲一讲道。所以在美国，就有华人中间的基督教工作。一些比较年轻的中国传道人，约莫四十岁左右，就去美国应付了这个需要。他们去美国作工，其实就是作中国留学生的的工作。然而，这种学生工作没有什么前途。因为留学生极不稳定，一毕业就走了。你想在一地建立起有根基的工作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虽然美国人表面上不排斥华人，但是一个聚会中若有十分之三的华人，美国人来一次，下次就不来了。他们会说，那是华人的聚会。所以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

我蒙主怜悯，受主差遣去了美国，主给我的负担不是照顾华人。我常说，若要作华人的工作，何必跑到美国；华人的工作应该在台湾作，在香港作。我若跑到美国作华人工作，是违反圣经的原则。我们更不能在美国设立华人召会。

中国传道人如何能把工作作到美国人中间？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，你懂的他们也懂，你怎么得着他们？但是当我们接触美国人，把我们的东西摆出来时，都是他们没听过、没见过的。所以我们所作的，的确是主特别的见证。主将这个时代的异象，托付了我们；乃是这个吸引他们，乃是这个把工作的门打开了。所以，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顾到华人。另一面，我们若在华人这面多花工夫，立刻就影响美国人那面的工作，结果我们在美国的工作就不能成功。

在历史上，中国传道人把主的工作，成功作到美国人中间的，到目前为止，只有我们这一班人。现在从美国东岸到西岸，从南到北，主要的大城市里，都有主恢复的见证，一共是三十几处的召会。为这缘故，我实在没有心力去训练、带领远东来的弟兄姊妹。

最近，有位弟兄对我说，『过去不在美国作华人的工作，或许是应当的，但现在也许该顾到华人了。』我对这样的话并不以为然，因为我不能在美国开辟一个工作，是为着华人的。我一开辟这个，在美国人中间的工作势必一落千丈。我们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工作作到一个地步，是完全在美国人中间作美国人。这乃是关乎战畧的事。主带领我们到美国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战畧是对的。因着战畧对了，所以才有今天的结果。我们不能为了顾到三十个华人，而牺牲三百个美国人；也不能为了顾到三百个华人，而牺牲三千个美国人。我们若是这么作，就是错误的，因为主并没有差遣我们到美国作华人的工作。

灵和立场两面并重

不要以为我们注意灵，就不在意立场了。任何的事都是两面的；立场和灵，也是这样。一个是外面的立场，一个是里面的内容。我们不会因为注意外面的立场，就忽略里面的内容；也不会因为注意里面的内容，就不管外面的立场。这两面我们都得注意。

不肯接受召会立场所带来的难处

为着帮助大家看见立场的重要，我要向你们作点见证。一九五七年，史百克弟兄第二次来台湾。那段时间，因着一位弟兄题出关于召会立场的问题，结果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。在这以前，倪弟兄在一九三八年曾到英国，在史弟兄那里住了一段时间。一九三九年，倪弟兄回来之后，就清楚告诉我，今天在这地上，只有史百克弟兄以及他那里的一班人，能和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原则上起共鸣，有交通；然而，他们在召会实行方面不行。倪弟兄指出许多路，他们都不肯接受。

一九五七年，史弟兄第二次来台湾。那时，我早已经知道他不在立场上，也没有意思接受这个立场。然而，我们既邀请他来，就盼望他能尽他那一分属灵的职事，叫我们得属灵的帮助。我们没有意思和他在立场这件事上争论，没想到他自己告诉我说，『我头一次来，已经看见一些事，不过那时我定意不说，我是准备等下一次来再说。』换言之，一九五七年，他第二次来时，是准备要说了。另一面，因着一位弟兄抛出了关于立场的问题，结果就起了争论。

史百克弟兄盼望在各地建立职事中心

这争论一起，我就清楚知道史弟兄毫无意思要设立地方召会。他全心全意所盼望的，是在全地一些重要的地方，设立他职事的中心。他曾对我说，愿意把家搬到台湾。他的意思是，盼望在台北设立一个职事中心。另外，他也盼望在香港、洛杉矶、芝加哥、新加坡，各设立一个职事中心。然后，他就在全地飞来飞去，春天到纽约，夏天到台湾，再有一个月到香港，各地都有人得他职事的帮助。那些人得他的帮助后，就散到各公会帮他作地下工作。等到他下次再来时，就再召聚那些人，把他们在各公会得来的人带来。这是史弟兄的策略。

事实上，史弟兄这个策略行不通。第一，那些得他帮助的人，都分散到各公会里作地下工作，平时没有聚会，只靠史弟兄一年一次特会的供应，结果他们的工作就了了。第二，公会对史弟兄非常反感，他们拒绝那些得史弟兄帮助的人在他们那里作地下工作。各公会都对那些人表明态度，说，『你们要留在这里，就要和我们同心；你们不和我们同心，就请出去。』所以，史弟兄的策略绝对行不通。

访问史百克弟兄

史弟兄第二次来台湾，引起了很厉害的辩论。从那些辩论中，我们发现史弟兄无意关心地方召会。后来，我陪同他到香港一趟，过程中，他几次邀请我到他在英国的地方访问，

我都没有答应。一九五八年，我们中间有一班人受了史弟兄影响，那时我还盼望他们能回转。于是，我觉得自己应当到史弟兄那里，到他尽职的所在地，看他工作情形到底如何。那知在我去以先，那些受史弟兄影响的人，开了一个会，要看我从英国回来后怎么说。若我说的是积极的，他们就不作什么；若不然，他们就要反对我。我到了史弟兄那里，很敞开的告诉他，我到英国没有意思要作什么工，也没有意思要得什么帮助。我来是要和他一同在主面前，好好交通今天主在地上的权益，以及主的工作。于是，他把我从伦敦带到苏格兰，一个他休息的地方，住了一周。我们在那里没有什么聚会，单单专门交通这件事。我们天天谈，一天谈两次。我们的交通都很客气，因为我们都有一点年纪了。他是英国人，有他一套英国政治手腕。当然，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一套礼仪。不过，我们两人坐下来谈时，都是真刀真枪的你来我往。

一天早晨，我们坐在外面的草地上，我还没有开腔，他就说，『李弟兄，一九五七年四月，当我从台北搭飞机往香港去的时候，飞机一起飞，我里面的流就断了，直到今天，这流都还没有恢复。』他是个真诚的基督徒，清清楚楚的告诉我，他里面实在的情形。他又说，『今天早晨，我很早起来，在主面前向主呼吁，问祂为什么到今天仍不恢复这流？』他接着说，『我祷告后，觉得自己需要有点转变。』不过，他下面的话，却又叫我失望。他说，他需要换个地方，搬到别处。我就告诉他：『弟兄，我也觉得你需要一个转变，但你不需要换一个地方。』史弟兄再聪明不过，他一听就知道下文，那就是我对他老生常谈的：『你需要转到立场上来，你需要转变你的观念。』然而，无论我怎样讲，他仍是听不进去。

关于召会立场的交通

我们谈了一周，到了最后一次，他把我带到一栋很大的房子，楼上有一间房，相当安静，那是他读书的地方。我们就在那里交通。这次谈话是我先开口，我说，『史弟兄，你去工作时，是不是盼望人得着你职事的帮助？』他回答：『是的。』我又问：『那他们得了你的帮助之后，要到那里去？』他不回答。于是我再问：『若是他们什么地方都不能去，他们要怎么聚会？』他还是不答。我就说，『弟兄，你和我所看见关乎基督身体的亮光、异象，能在公会里实行出来么？』这时，他说话了，『当然不能。』我立刻接着问：『那要在什么地方实行？不在公会，要在什么地方？』他又不答了。那天，不是他逼我，而是我逼他。因为我就要离开了，我非逼出东西不可。

后来，他对我说，『弟兄，请不要以为我不注重召会。我注重召会，但召会必须百分之百出乎灵；必须是圣灵作的工作，才完全是圣灵。』他这话说得很重。我说，『史弟兄，你曾到过我们中间两次，台湾从南到北你都走过，也看过我们中间五十几处召会，难道我们中间五十几处召会，处处都出乎肉体，没有一处出乎灵么？』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到台湾来，自己在大会里见证说，他一生尽职讲道以来，从未看过听众像在台湾这里的这么好。他回到西方后，还将照片拿给别人看，大大的宣扬台湾这里的光景有多好。

到此，我们两人都清楚了。他知道，我是毫无办法，不能转变一点；我也懂得，他如何也不肯悔改。所以，说到末了，我对他清楚了，他对我也清楚了。我们两人不约而同，不再讨论这个问题。

反对召会的立场，乃是摸着神的行政

一九六四年，在马尼拉有一班人和台湾的异议者，一同极力邀请史弟兄到远东来。史弟兄先在菲律宾住了四周，接着就来台北。同时，在新加坡也有一班人，和马尼拉那些人彼此合作，他们也邀请史弟兄到新加坡。这些异议者，认为史弟兄是张王牌。他们想，若是史弟兄到台湾来，他们就大得胜，召会就了了；若是史弟兄能去新加坡，也是如此。

台湾的负责弟兄被弄得毫无办法，只有向主呼吁，只有祷告。就在这时，从伦敦来了电报给史弟兄，说他那四十岁左右的独生子，很强壮的一个人，突然死去。这个电报把史弟兄叫了回去，于是台湾这里一场即将发生的风波，随即平静下来。

我实在不愿说这些悲惨的事。史弟兄自己说，当他坐飞机往香港去的时候，他里面的流就断了。按我个人从旁观察，史弟兄那么高的职事，从那时起，就开始走下坡，并且是直线走下坡。我曾告诉过弟兄们，我很替史弟兄担心，因为他反对召会的立场，乃是摸着神的行政。若是召会的立场是我们想出来的，他怎么反对都没有问题。然而，若是召会立场是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恢复，这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史弟兄不是在道德上，或在其他行为上有错误，他乃是在神的行政上顶撞了神。这是一件严重且严肃的事。另一面，我们也看见，这十多年来，在反对者身上，以及他们的工作上，没有主的祝福；他们中间乃是分而再分。

要站住立场，也必须活在灵中

是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今天才能站在这立场上。然而，不要以为光有立场，我们就能作主活的见证。我们还需要有内容，而这内容就是灵。虽然我们是站在立场上，但如果我们缺了灵，久而久之就会闹意见。只不过我们看见立场，学了功课，不论怎么闹也不肯分；这是主的保守。然而我们在立场上，若一直闹意见，就会叫主没有出路。

所以具体说，第一，我们要操练活在灵中，与主同活；第二，带头的人要带领弟兄姊妹活在灵中，与主同活。若是同工、长老在一个地方召会中不一致，不在灵中，我们在主面前的见证就没有了。例如，一个长老主张操练祷告，另一个长老主张学破碎的功课，再一个长老主张学习默祷。这些主张都是好的，但一个地方召会中，若是三位长老有三种主张、三种意见，就明显没有一致的带领。我担心有些地方情形恐怕比这更低，乃是在血气里，在天然里把持着权柄。这种情形，叫我们在主跟前失去见证。我们即使站在立场上，撒但也要讥笑我们：『你们在立场上作什么，不过是玩弄肉体。你们虽然在合一的立场上，但你们还爱世界。不仅如此，你们一面爱世界，一面爱人情，希望得众人的拥戴。』这样的事，神知道，撒但知道，恐怕你自己也知道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怎能带弟兄姊妹活在灵中，与主同活？这是不可能的。

逃到灵里，众人才能合一，并带下祝福

若是这种不活在灵中的情形，在我们中间不能铲除，去得干干净净，恐怕我们前头的路也不乐观。立场是对的，是宝贵的，但我们在立场上作什么见证，乃是件严肃的事。我们都得回到主面前，谦卑下来，向主说，『主阿，洁净我，叫我为这一切事悔改。』现在我们懂得，为什么保罗在希伯来六章十八节说到『逃往避难所』。我们实在需要逃，我们需要逃离我们的成见，逃离我们的感觉，逃离我们属地的成分，逃离我们的不洁，甚至逃离我们属灵的修养、属灵的成就。我们若不逃，就无法与弟兄们合一；这是多么危险。

我们生来就不一，各有各的样子、个性和脾气，我们怎么能合一？我们必须逃，逃到幔内，逃到灵里。只有在灵中，我们众人才能一。在灵中，我们不只不坚持成见，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成见。

盼望每一位弟兄都回到主面前，彻底让主光照。我们在合一的立场上，是否在灵之外，还有别的所要？若是我们在灵之外，还带进别的东西，那就是破坏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逃离那些东西，逃到幔内，也就是逃到灵里。一到幔内，我们所过的生活，就是基督身体的生活。今后大家在各地，不要只在外面带领召会，乃要在灵里活出一个身体的见证。因着基督的身体是在灵里，弟兄们若是都在灵里，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显出来了。我们乃是在灵里，跟随灵，带领召会。我们若这样作，神这活的灵，马上要印证我们所作的，并要加上祝福。我们立刻就看见主的同在。

若不然，你主张这样带召会，我主张那样带召会；你觉得你该释放这篇信息，我觉得我该释放那篇信息；你对这篇信息很有负担，我却不以为然，反而觉得那篇更好；我们若这么作，乃是自我毁灭。即使大家外面有涵养的工夫，撒但却知道我们内里不一致，也知道我们不在灵里。这样，我们定规失去主的同在，和主的祝福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我们需要彻底的转，转到灵里，结果众人会如同一人。我们众人在一个灵里，将是无往不胜。这才是主今天所要的。

第 4 篇 脱离传统影响，用灵供应生命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传统基督教的影响

多年来，我们受基督教的影响太深重，不仅教导受他们的影响，行事更受他们的影响。教育学的确证实，一个榜样和行为示范的影响力，比话语还要深远。因此，一个孩童的言语行为，是他们所见所闻的翻版。例如，电视节目中常有枪战片，孩子耳濡目染，便会时常拿着玩具枪，看到谁就瞄准谁。我们得救前，还没有加入基督教公会，就已听说基督教的光景，所听见的都深印在我们心里。等到我们亲眼目睹，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，就形成我们里头的一种观念。比方，得救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热心为主作工，得救后看见人这样作，我们也照着作。所以我们无论爱主不爱主，热心不热心，总是在别人的影响之下。

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包括几方面· · 第一，凭人工来作基督徒。作这种人工的基督徒，只需要教导，只需要讲道。无论讲得高或低，属灵或不属灵，对或错，原则都是要把教训讲给人听，让人遵守。甚至在祷告、圣洁等事上，也多是人工的，基本上都是靠人自己的修为；所以，这是凭人工在作基督徒。

其次，基督教作礼拜的方式，直到今天仍然深深的影响我们。没有一个基督徒，甚至包括你我，已经把这个影响脱得干干净净。正因基督教作礼拜不用灵，所以就有各种运动针对这种情形作出反应。譬如，灵恩运动的兴起，就是针对过于沉闷的传统礼拜方式所作出的反应；然而灵恩运动反应到一个地步，完全脱序，这也不对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今天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或聚会，仍然在基督教传统的影响之下。生活靠人工，聚会靠礼拜，总是遵循一套习惯性的模式。连我们在祷告、操练灵的事上，也有一点特定的模式，同样不够活。我们无论操练那一项，很快的都会把那项操练变成一种不灵活的模式。

基督徒的生活是与主同活

照圣经的启示，特别是新约，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与主同活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『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；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，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，与祂联结所活的。』（二 20。）在腓立比书，他说，『因为在我，活着就是基督。』（一 21。）他这样与主同活，不是教出来或作出来的，乃是天天并时时与主接触而有的。这些经文我们都听过，但是我们听归听，却不这样过基督徒生活，反而习惯于人工的作法，这样自然没有多少在灵里的成分。我们虽然知道要时时活在灵里，但真正实行时，总喜欢照着作法作，活在灵里的情形少之又少，活在灵里的人更是千中难得有一。习惯『作』而不习惯与主同『活』，证明我们受基督教影响太厉害。以呼吸为例，呼吸不是照着什么方式作出来的，乃是自然的活出。

若是有人呼吸需要『作』，这人恐怕不久于世了。我们的呼吸不是作出来的，乃是自然活出来的。按圣经的启示看，基督徒的生活应当自然到一个地步，就像呼吸一样；我们时刻用灵接触主，就是在作属灵的呼吸。这样，我们的聚会就不是在一种模式里，而是随从属灵的呼吸来发表。

聚会没有固定模式，乃要照着灵而行

曾有人花相当的工夫研究圣经，要找出新约基督徒聚会的方式；但奇妙的是，很难找出一个一定的模式。有时是这样，有时是那样，有时也有自相矛盾之处。例如，哥林多前书中，就有两项大的矛盾。首先，林前十二章二十九节说，『岂都是使徒么？岂都是申言者么？』但十四章三十一节又说，『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。』前一节的意思是，你们不一定是申言者；后一节却说，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。照这样看来，这两处经文是否自相矛盾？在这里，确实很难讲得透，十二章所说的，乃是指申言者这个人；而十四章所说的，乃是指作申言者为神说话的这个活动和动作。

另一项大的矛盾之处是关于女人在聚会中说话。十一章五节说，『凡女人祷告，或是申言，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，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。』从上下文看，女人蒙头就可以在会中说话，但十四章三十四节又说，『妇女在召会中要静默，…因为不准她们说话。』这节明显说到女人在召会中不准说话。这里似乎又有了矛盾。

按真理说，姊妹们在聚会中施教是不合式的；但就实际说，姊妹们在聚会中若是完全不可以说话，那就太规条了。我们中间从前受弟兄会的影响，觉得姊妹不能讲道，连祷告也不能。后来，慢慢许可姊妹们可以祷告，也能作见证。然而，因着汪佩真、李渊如姊妹的恩赐实在很明显，就安排一个地方让她们讲给姊妹们听。不过，弟兄们又抱不平，说为什么不给他们听，结果只好拉个屏风，让弟兄们坐在后面听。可见若要姊妹们在会中不说话，也有其不妥之处。

简单的说，我们凡事必须在灵里。要灵活，不要太顾自己的看法，太顾规条。我们不该故意推翻规条，但一直呆板的墨守成规，也不合宜。我们必须学习，每一次的聚会都不照已往的作法，因为那灵乃是新鲜的。即使祷读主话，也不要和昨天一个样式。这需要我们实在的与主接触，与主有活的关系。照老规矩很容易，但要老规矩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这就不容易了。今天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代，没有人作一件事，是喜欢一再重新起头的；但属灵的事不是这样。在属灵的事上，每一天都该与主有许多活的接触，以主作我们的新起头。我们每一天都不可过老旧的日子，不可倚靠从前的经历，或过去的教导。

帮助人活在灵里

因此，我们绝不可用自己从前的经历去教导别人。我们都要知道，没有一个人会因着教导而属灵，人也不会因为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不需要接触主；这是不可能的。属灵如同呼吸，尽管一个人已呼吸了八十年，今天若不呼吸，一样会死。一个人生下来的头一天不呼吸会死；呼吸了八十年之后，不呼吸一样会死。属灵的生命要维持，也是一样。从前倪柝声弟兄在大陆尽职时，有好几次病倒，但他仍然在会中尽职，并大声呼求主，就胜过了身体的疼痛。他是藉着不断的呼吸主、接触主并吃喝主，而维持他的生命与服事。从倪弟兄身上我们的确看见，基督徒是活出来的，不是作出来的。

不要人工的属灵，乃要时刻活在灵中

早年在大陆，倪弟兄有好几次难过的对我说，『常受弟兄，不得了，基督徒也会说谎。』那是因为有基督徒说谎陷害他。那时我也不太相信，基督徒怎么会说谎？慢慢的我就知道，基督徒若不在灵里，何止会撒谎，什么事都作得出来。以后我更知道，『作』基督徒是不可靠的，今天作了，明天不作就不行了。所以，基督徒不是作出来的，乃是『活』出来的。

我六十多岁时，可以说什么场面都经过，但有一年在香港，我却没见过那么一个野蛮的场面。那一次，约有五十位异议者站在香港召会会所门外；长老们担心他们闹事，不给他们开门。

他们就在外面说，他们进来什么都不会作。等到门一打开，他们进来就又开始打又喊的，简直是暴动。其中有一位专门讲属灵的弟兄，就把电灯关了。这一关，将近一千人都在黑暗中受到惊吓。后来有人把电灯打开，有位异议者就冲上台要打人，少年人看着不对，把他拖下来，他就打了人，几个少年人只好把他抱住。我作梦都想不到，这是基督徒作的事。题起这些事，是要你们看见，人工的属灵不值钱，靠不住，我们绝不要人工的属灵。

所以，我们要特仰望主的怜悯，时刻活在祂的灵中。我们一不活在祂的灵中，就会倚靠属灵的老资格，一不活在灵中，懂得什么道理都没有用。故此，你我都要把人带到主这个活的灵里，帮助人活在这个活的灵里，这才是可靠的，其他都不可靠。

从现在起，我们首先在生活中，不要再作出人工的属灵，而是要仰望主的怜悯，叫我们实际的活在祂里头，自然的活在灵里。若不活在灵里，我们也会闹意见，生是非，相信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惟一能使我们蒙拯救、脱离自己的路，就是活在灵里，活在这位活的主里面。

其次，我们一到聚会里，不要守规条，也不要遵循已往的模式，只要简单的运用灵、释放灵。我们可以读圣经，唱诗歌，作见证，并且分享，但绝不要拘泥任何方式，也不要脱轨；只要运用灵，释放灵，在正轨上往前。

关于话语的供应，几点可操练的实行

即使我们看见了异象，知道主今天所走的路是什么，也知道怎样带领弟兄姊妹；但毫无疑问，我们仍需要话语的供应。话语供应这件事若是摸着窍，很容易作；若摸不着窍，就会作得非常死沉，非常呆板。因此可以采用好几种作法。以美国为例，各处召会不尽相同，有好多不同作法。原则上，他们都是用同样的材料，只是作法不一样；材料相同，但作法不能呆板。

有的召会是每周要所有的弟兄姊妹读一篇印好的中心信息，等到下周主日早晨，大家一起聚会时，头一件事就是分享这周所读、所得着的。在这样的聚集中，一个个圣徒站起来，交通从这篇信息所得的供应；都是几句话，很少有超过一分钟的，很活也很丰富。所以，一个半小时之内，几乎有一百人起来分享。这种作法非常新鲜、活泼、又丰富。

另有的召会是找四、五个人先读一篇指定的信息；他们不只读，更来在一起把信息交通得透彻。然后到了召会正式聚会，他们就带领众人读这篇信息。有时，不一定要从头一页读到末一页。随后，这四、五个人中有两三个人，分别说一点，把信息讲一讲；但完全没有照本宣科的味道，就像是从我自己灵里出来的一样。之后，再让弟兄姊妹分享，这也是相当的活，相当的好。

还有的召会是有些弟兄先把一篇信息读透，并将这篇信息摘录成纲要，到了聚会时，再把纲要分给弟兄姊妹。众人先读经节，再有些祷读，然后再读这些纲要。读过之后，众人彼此分享，这也是非常丰富。有时带领的人可以多讲一点，然而并没有一定的成规。总之，要抓住一个重点，就是不要呆板的照着讲，乃要非常灵活的运用；但那个具体的中心、基本的内容是一样的。

我们在各地服事时，若真有所看见，就绝不能再单独行动；带领并供应当地召会时，众人一定要在一个灵里有交通，一同寻求主所给的路。原则上，总要在异象的中心，要跟得上主今天的流。在实务方面，各地要怎么作法，在乎各地负责弟兄们在一的灵里交通；不是照你的办法，也不是照他的办法或我的办法。众人在一的灵里交通出一个引导，然后照这引导去带领，如此才能蒙主祝福。

以后各地召会有外人来，不要习惯性的请他们讲道；请外来的人讲道，完全是个死规条，这个一定要打掉。有弟兄们来，大家可以一起聚会，并且都要运用灵。没有一定要请谁讲道，也没有一定不请谁讲道。众人都在灵里，让灵带领，就有供应了。有一次我在某处聚会，等圣徒们分享过后，约剩十分钟，我的确有话要讲，但弟兄一邀请，我就不讲了。这个邀请外人讲话的规矩一定要打掉。我们在一起聚会，灵出来的人就讲，灵不出来的人就不要讲；没有一定请谁讲，也没有一定不请谁讲。有些远东的年长同工到了美国后，去一处召会聚会，当地没有人请他讲道，他就觉得很希奇，怎么这里的召会不请他讲道？你若有灵，有负担，就可以说话；我们在聚会里只知道灵，不知道别的。负责弟兄因为要报告，安排事情，自然要坐在前面，除此之外，都没有分别。无论是外来的、本地的、新进的、多年的，统统不要紧，完全活在灵里才要紧。

时代转变，跟上水流

盼望年长圣徒们首先要看见，时代转变了。无论是长老、会所负责或家负责，千万要晓得，今天水流畅向前了。往前的潮流是汹涌的。以中国历史来说，清末时那道现代化的潮流来了，谁也抵挡不住，聪明人都快快跟上潮流，以免被淘汰。我认真的读过历史，知道世界历史的发展，尤其是近一百年来事，几乎都在我脑海里。我在历史中看见一件事：潮流来了，非跟着潮流不可，谁也不能抵挡。圣经里面也是如此，主的行动的确有一道流，这流是没法挡的。今天各地召会若是还要走二、三十年前的路，就是落后太多，快被淘汰了真理不会改变；但是你可以看见在全本圣经里，真理是一直往前的。从以诺到挪亚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真理一直往前。到了新约时代，施浸者约翰出来；他的父亲撒迦利亚是一位祭司，（路一 8~9，）因此约翰生来就是祭司，但是他一出来，一改传统，全数更新。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不住在圣殿，反而住在旷野，外表上完全是一套新样。（太三 4，路三 2~3。）但在内里，约翰所作的，和旧约圣殿里的实际完全是一致的。所以，不是今天我们的灵和二十五年前不同，也不是我们的本质和三十年前不同，乃是在外面的作法上往前了。当人作属灵的事作到没有灵的时候，主就非来一个新的起头不可；这就带进一个新的潮流。

今天，在远东的日本、韩国，还没有这个难处；但是从台湾起，一直到印度尼西亚，各地都有这难处，就是新的潮流来了，老的还不退去。潮流来了，是不让步、不妥协的；所以，众人非跟上属灵的潮流不可。不跟上属灵的潮流，就会被撇下。主耶稣所选的十二位使徒中，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岁，因为主来了，完全是一个新潮流的开始，需要一班没有老背景的人来配合。

凡是在事奉里有分的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同工、长老或各专项的负责，都要看见，不能再作老人，维持老经验、老地位。新时代来了，我们若能跟上去，就上去；若是不能跟上去，就要有自知之明，要让贤与能，好让青年的一代能往前。有感觉的都应当让出来，这个『让』乃是因为有大智慧，知道潮流来了，自己跟不上。以一个家庭为例，当老的一代不行了，既跟不上时代，力量也构不上，精神更是跟不上，就应该把家业交给儿子或孙子。可能老人家跟不上，但是经验多，经历也丰富，可以在旁边扶助，让下一代好好往前去。

年长的要看见时代转变了；然而，青年人还是应当顺服，绝对的顺服，一味的顺从。但青年人绝不该，更不可因着顺服，而把所在的流、所看见的流丢掉，甚至使这流受委屈。顺服是一件事，但要让主的流更加强。不管年长弟兄们如何，到了擘饼聚会时，青年人的灵都要出来；即使年长弟兄们定了一个老办法，青年人的灵还是要出来。不论年长弟兄们如何定规，在聚会中，青年人都要作主的军队，为着正确的尽功用而争战，用生命吞灭所有的死亡。即使是主日早上，长老们安排了讲道，无论讲多久，你们也一概要让生命洋溢、充满。

现在同工们都要看清局面，讲道不要讲得太长；本来要讲六十五分钟的，讲四十五分钟就够了。要给青年人机会，好带进水流；这需要众人一同合作。若是长老们说，主日非要讲一篇道不可，否则年长弟兄姊妹不会来，青年人就要好好顺服。而这时同工们讲道，原本该讲三十五分钟的，现在只要讲十八分钟，不仅灵要强，并要讲得简单扼要，内容、发表都清楚明白。然后，接下来的十七分钟交给青年人去发挥。青年人若真有东西，大家都会认同。这是一条属灵的路，应该要走上；问题是你们青年人，到底能不能放胆？不能长老一安排讲道，你们就泄了气，都回头了。你们的灵都要刚强，对付一切老旧的作法，什么时候出现老旧的东西就要除掉。然而，你们都必须顺服长老，长老们怎么说都好，这就叫适应环境。我相信到末了，不变的也会变了，时代就转变了。

灵里刚强，供应生命

一九五〇年，我到了某处召会。一次聚会里，一位领头人(后来成为异议者)说，『我代表同工把一切工作交给李弟兄。』另一位(后来也成为异议者)也站起来代表长老说，『我们把这个召会交给李弟兄带领。』还有一班执事也说，『我们把这里的一切都交给李弟兄带领。』我说，『好，即是这样，从今天起，人位不动，长老还是长老，同工还是同工，执事还是执事，但作法不同；今后一切事奉、工作、聚会的作法全数更新，旧的一概不用。』当时，我马上安排二位姊妹作执事室的负责人，然后就在那里带领了几个月。但我一回到台湾，那位异议者进到执事室，把一切作法重新改回旧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再回到那个地方，执事室的两位姊妹对我说，『李弟兄，我们没法作，因为你这些安排，在你走后，他们全改了。』我说，『你们要有耐心，他们改掉了，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再来。』这样一直作了十年。我心里有数，他们不要我作什么，但主差遣我去，是为了供应生命，所以我灵里刚强，只管积极的供应生命。

当时我在聚会中的说话，灵非常强，绝不因他们所作的受影响；我只知道要更强的供应生命。那几年产生了三百多人的聚会，完全是供应生命产生出来的结果。香港召会和上述所题的召会不同；上述所题的召会是有些人别有居心，但香港召会的长老没有别的居心，不过是老了，没有跟上时代的流。所以，香港的青年人要顺服；另一面，灵要强，这需要操练。在末后的时代，需要更加倍的灵，所以启示录才有了七灵。（一 4。）你们在各地服事，要七倍的得加强，要有七倍加强的灵。

我十年之久在那地方，没有和异议者冲突过，没有和长老们争执过。然而，当我一站到讲台上，我的灵就得加强。我走了之后，他们改变作法；但即然当初是交给我，我一回去，他们没话讲，就再交出来。这期间我也不动怒，只告诉执事室的姊妹，我回来了，全数照我的指示办理。那些异议者只好全数照办，没有话讲；因为他们当初全数交给我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看再等下去，是没有办法出头的，就采取了反对的行动。

今天我们只有这条路，就是顺服，绝对的顺服。此外，我们的灵要加强，结果有眼光的人都会看见我们的灵强。只要我们的灵是活的，人里头自有公评。我能见证，有的人骂我，反对我，但末了还得说我有真东西。你有东西就是有，所以不必灰心，也不必难过，反而要感谢主，这是学习顺服的好机会。长老们都愿意和青年人交通，青年人也在一种顺服的情形中。此外，你们要主动供应生命。我们不怕货比货，只怕不识货。或许有一天长老会说，『我们需要青年人尽功用，请你们讲罢。』青年人若每个人都有货，就无论谁讲都好。『钻石』平时都摆在我们的袋子里，等到有需要时，一拿出来，别人就无话可说。

所以，每一次讲话都是好机会，使你能把你的『钻石』椽出来。若是你话语的供应有生命，人会说，『我今天来听道，原本没听进去什么，但是那几个青年人，他们里头有东西。』这就非常好。所以，你们不能和长老对立。若是长老们让你们说话，他们就是在帮助你们，为你们搭台子，给你们表现。我和你们青年人一样，都经过同样的历程，只是牵涉到的人不同，所以不要怕难。现在在香港，青年人的处境并不难，因为香港的长老和你们完全一致。这就像老父亲和儿子是一致的，不过一个是老眼光，一个是新眼光。不能怪老父亲，他是生在老时代，跟现代自然不同；所以不要惹老父亲生气，不要反他，要顺着他。你们要作到一个地步，连邻舍都知道这一家真有福，因为儿子能干，又不违背父亲，还能把家中老旧的东西除得干净。

所以，青年人的灵一定要强，要操练你们的灵。不要去研究办法，办法全在乎你的灵强，也在乎你的眼光透彻，将一切都能看清楚。吵架冲突是没有用的，只要有机会，就要运用灵；机会一来，就要除去旧的，并供应生命。任何人你都不反对，单单从主接受使命，好好的供应生命。我们众人都要学这个，前面的路是荣耀的，所以一点也不要失望，乃应当受鼓励。

第 5 篇 事奉的关键—在灵里相调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

在灵里被充满，脱离心思

以弗所五章十八至十九节说，『要在灵里被充满，用诗章、颂辞、灵歌，彼此对说，从心中向主歌唱、颂咏。』我们若要操练彼此对说，却没有在灵里被充满，就会像滚动一个没有气的车胎，结果当然很吃力。所以，千万不要舍本逐末，灵里还没有被充满，光在外面实行彼此对说。

多年来，我们一直交通到灵的事，但事实上大家都不操练灵。今天，灵恩运动所以能存在，甚至能有一点扩展，就在于他们注重灵。他们虽然不像我们有真理的发表，却肯运用灵，而有一点实际。至于我们，虽然有真理作发表，但大家都不运用灵。姑且不论灵恩运动的方言是真是假，至少人说方言时，要把头脑忘掉，不在心思里。灵恩运动的原则，就是把人的思想打掉。

我参加过灵恩运动的聚会，其中多少有些真东西。好比天主教里，也有些真东西；但问题是你能不能辨别。你若不能分辨，就会受到毒害。马太十三章三十三节说，『诸天的国好像面酵，有妇人拿去藏在三斗面里，直到全团都发了酵。』这里的妇人象征天主教，拿了面酵调在细面里。面酵表征邪恶、该定罪的事物。那妇人将面酵藏在三斗面里，我们要怎么分辨那个是酵，那个是细面？稳妥的办法就是统统都不要；不过，若是统统都不要，也会吃亏，因为连细面都丢了。若是要分辨清楚，就要像倪柝声弟兄，他是一个最有分辨力的人，能分辨得清清楚楚。他知道那一部分是不该要的面酵，那一部分是应该要的面。他能在各宗各派、各种基督徒的实行里，分辨出那些是对的，那些是不对的。

聚会中说话的要点

要简单，要从灵出来

我们受基督教的教导太久、太深，以致我们一说话，就在头脑里盘旋。然而，按原则说，我们在聚会中说话，要从灵里出来，越简单越好。除非有的人真有一篇信息，需要多一点时间来释放，否则，说得越简单越好。我们实在需要操练这个。在聚会中带读经，原则也相同。有人带得不好，聚会就瘪了气，灵就下去了；有的人带得好，就好像点着了火，灵就被挑旺起来了。这二者有很大的分别。但我们的灵能活，能强，全在于我们平常如何。

不要彼此讲道，乃要一同操练

弟兄姊妹操练彼此对说时，大体上有个共通的毛病，就是变成彼此讲道。彼此对说时，只要用灵把诗歌说出来就可以，不要讲道，不要加以解释。这些年来，虽然我们一直注意彼此对说，但大家操练得不多。特别是带头的人不操练，只想研究青年人操练的光景如何。要知道，生命的事是不能研究的；你一研究，生命就产生不出来了。这好比鸡在孵蛋时，你不能把蛋打开来研究。你一研究，鸡就孵不出来了。所以前面带头的人不要光研究，只要操练就好了。

有些弟兄们的祷告，就像是一篇道。盼望这样的人，能学美国人作鱼的料理，斩头去尾，把两片最好的鱼肉端上来。聚会中需要的是灵和生命的供应，带头的人一定要率先操练彼此对说，供应生命，并带领圣徒一同操练。

灵要强，灵要出来

再者，有的人在聚会中带着圣徒绕圈子转，这一套也不要再有。我们的聚会要灵强，不要身体强；要灵出来，不要身体出来。在聚会中不是不可以鼓掌，因为诗篇里也题到，(四七1，)但不要太多。要晓得，新约和旧约是有分别的，旧约多重在外表，新约乃是重在灵。不要把鼓掌弄成一个风气。若是众人的灵到了一个高潮，没法子表达出来时，鼓掌未尝不可。但若是把鼓掌变成风气就不好了。诸如此类的作法，在灵恩运动里有许多，但我们不着重这些，我们要灵强，灵出来，不要有太多身体的活动。

操练学习要适度

此外，我们虽然应当操练高声呼喊主名，但不一定次次都必须高声。高声是为了让我们的灵出来，所以有时不一定需要那么高声。同时，我们要顾到周围的环境。譬如，清晨起来，在院子里高声呼喊主名而吵到别人，就不太合式。在任何事上，都不要只偏一面。若有人说，呼喊主名不好，不要呼喊了，这样讲就错了。反之，若有人说，『我什么都不在乎，就是要呼喊，』这也太过了。任何事都要适度。不吃饭，就会饿死；一直吃，就会撑死。两者都不好。最好是一天三餐，至多再加两餐点心，并且每餐吃得定量。所以，既不是不吃，也不是过量，乃是合式的吃，这样身体才会健康。

我们必须学习凡事都适度。当我们说到，在聚会中呼喊主名操练灵，老年人就说，『青年人那么吵，我们受不了。』我就对老年人说，『那么请你们也喊一喊，好不好？』但他们就是不肯喊。反之，青年人会说，『老年人太安静，我们受不了。』所以，我也要对青年人说，『老年人是太安静，但你们也喊得太厉害了。』这真是为难。操练灵，就偏到灵那边，不讲道理；注重道理，又偏向道理这边，不操练灵。我们就是不懂得适度。所以，千万不要只偏一面，否则，就不长久。喊得太厉害的，不长命；完全不喊的，不够活。所以，我们要活，又要活得长久，就得操练适中、得体。

抓住机会供应灵和生命

总之，我们在聚会中，不是一点活动都不可以有，只是活动必须适度、得体，并且要灵强、丰富、新鲜。比方，长老们安排了主日上午有讲道聚会。这时，青年人不要反对。青年人可以在聚会中，抓住祷告的机会，一连几个人祷告，个个灵强、丰富、新鲜，时间不要过长；这样聚会就被提到天上了。祷告完了，坐下来，让弟兄们上台讲信息。这样，一点也不会起冲突。

也许长老们还有许多安排，譬如，某弟兄起来点一首诗歌。这时，青年人也不要反对。等大家唱完了诗，青年人可以接上去祷告。一连几个祷告下来，相信没有人会觉得那是打岔，反而众人会觉得新鲜、活泼，得着供应。等到信息讲完了，青年人还可以抓住机会分享。一个人半分钟或

二十秒，一个接一个，灵强而丰富。结果，恐怕好多人要说，『我听了四十五分钟的道，没有得着什么，就是末了这五分钟，有供应进到我里头了。』我们不需要去反对老旧的东西。若是我们能像前面所说的，作几个月，相信连那些听道的人都要说，『我们喜欢少年人多有祷告。你们的信息可否讲得短一点，留二十分钟给少年人分享。』这就是生命吞灭死亡。

祷告聚会也是如此。如果聚会七点半开始，少年人要六点三刻就到。一到聚会就开始祷告，不是大喊大叫，而要祷告得好、祷告得丰富、祷告得属灵。这样，要喊诗也没有机会，要报告也没有机会；既没有吵架，也没有闹意见，乃是把『钻石』摆出来。

一个祷告就是一颗钻石，再一个祷告又是一颗钻石。结果，你们一点没有和人争聚会，但整个聚会却改观了。就像一个厉害的篮球队，只要一拿到球，绝不让球落到别人手里。我们一定要操练，在任何一种聚会里，都要用灵使聚会改观。

不改别人，乃要在灵里供应生命

有的同工被工作安排到某地，一到那里，就坐在无形的宝座上，表示他是被安排来带领的，所以长老们都得服他。或许他口里没有明说，但意思就是如此。这种态度不合宜。我在台北服事十多年，全然不是这种态度。今后，我们要一改这种态度，要用灵来带领召会；这样，人自然会服你。如果你自己坐在无形的宝座上，摆出来的又不是『钻石』，只是『玻璃珠』，人或或许暂时忍耐你，几次之后，人就会受不了你。同工们到一个地方，不要坐在无形的宝座上，也不要试着改别人，乃要在灵里供应生命。

若是我被安排到一个地方，我必定带着负担前去。然而，等我到了那地，不是去召聚一个聚会，乃是先参加他们的聚会。他们怎么聚会，我就跟着他们聚会。他们早晨聚会，我去；晚上聚会，我也去。他们聚会，我总会参加，并且在聚会中，我一点不与人冲突。不过，只要机会一来，我就把我的『钻石』摆出来。所以，重点不是改不改，而是有没有『钻石』，能不能摆出『钻石』。外面的改，一点也没有用；问题是『钻石』能不能摆出去。

操练要得体

青年人要操练在聚会中抓住机会，藉着祷告、分享，把属灵的东西摆出来，并且要摆得体。若是你们摆得不得体，又喊又叫，虽然你们有『钻石』，因着你们的不得体，可能就不要你们的『钻石』了。总而言之，喊叫得太过是不得体的，会叫圣徒感觉不舒服。凡是叫人不舒服的事，应该尽可能避免。

在召会中，死的东西应当打掉，旧的东西应当翻掉，但不是用人的办法去打、去翻，乃是用生命供应，叫人里面起新陈代谢的变化。若非如此，我们不是偏到这边，就会偏到那边。我们众人在这些事上，一定要操练，并且要求主怜悯我们，赐我们忍耐，叫我们愿意持续操练。

重视全体操练灵

基本上，我们的观念都得转，不要摆个架子教导人。一面，我们要重视个人在主面前，和主相交、与主同活。另一面，我们要重视全体都操练灵，并且是天天操练灵。祷告时，不一定要大声喊，但只要一祷告，灵就出来；与人谈话，一开口灵也出来；在聚会中，一有活动，就是灵出来。灵要强，灵要活，灵要新鲜、丰富，灵要明亮，要随时能够出来。

要与圣徒有透彻的交通

各地的弟兄们与当地圣徒交通这些负担时，不要召开大会，乃要从少数人开始，五、六位弟兄先一同交通。交通时，要一个重点、一个重点的谈。若是有人题及已过事奉上的某个问题，就要学习在这点上多有停留，不要很快跳到别的议题。可能花三个钟头只交通这一点，把这点交通透彻，这就很好了。若是今天时间不够，不用等下周，可以明天继续交通。要一直这样作，一个点作透了，再作一个点。等到你们把请来的人都交通透了，再去另请几个人，一直等到统统都作透了，那时再召开大会。

这事成功与否，在乎各地弟兄们能否同心合意，在一个灵里，一同祷告，一同背负一个担子，说一样的话。你们和少数人交通透了，慢慢再往外交通，一点也不需要召聚特别聚会。事实上，每一个聚会都是特别聚会。聚会特不特别，在乎你里面有没有让人感觉特别。若是贸然召开八天特别聚会，却只讲些平常事，那也没什么特别。反之，只要能把『钻石』摆出来，即便是个祷告聚会，也算是特别聚会。

事奉的关键—在灵里相调

你们在各地服事，关键乃在于你们能不能在同一个灵里。先不要讨论怎么作，乃要先把你们的灵调起来，调成一个。你们调在一起了，然后再行动。这就像打仗一样，军队若是不一致，就无法出师打仗。

若是在一地的弟兄们不能调在一个灵里，只知你应付我，我应付你，然后外面喊些口号，这没有用，完全是要政治。撒但最清楚这些事。你们里面不一致，撒但就在旁边看笑话，说，『我都知道你们不一致，你们还想作什么工？』从前我们赶鬼时，鬼还把我们的失败说出来：『你还来赶我阿，你自己还不是作了什么事。』那时，我们学了功课，马上祷告：『主耶稣，你的宝血遮盖我。』所以，我们必须看见，这是一个争战。弟兄们在自己所在地，必须能在灵里相调。若是你们不能在灵里相调，无论你们怎样说活在灵里，也不过是个口号。

不可存有成见，要在灵里相调

此外，弟兄们在各地服事，绝不可存有成见，认为老年人不容易跟，少年人才容易跟。这种念头千万不可有。你们在各地，不管是老年人或少年人，都要一视同仁，一步一步的带。你们必须不见外，不分所谓的老年人或少年人；你们要带少年人事奉，也要带老年人事奉。

不过，首要的是，你们要能在灵里调起来。若是弟兄们有许多才能，却不能在灵里相调，那么就只能作一点肤浅、表面的工作；没办法作彻底的工作，也没办法建造召会。带头的人不和别人相调，怎么建造召会？反而会成为拦阻，无法让圣灵再往前作一点，再深入作一点，结果工作就停在原地。所以，弟兄们一定要能与人相调。

真实的果效在于真实的相调

弟兄们在各地能不能在灵里相调，决定了你们的工能不能继续往下作。你们不相调，就只能作目前的工作。这样的工作，公会的人也能作。圣灵能在各地作得多深，在于弟兄们能否在一个灵里相调。光学涵养的工夫，学彼此包容没有用，你们必须能在灵里相调。吵架固然不好，若不能在灵里相调，彼此包容也不见得有多少深入的果效，最多只是表面上没有什么损伤而已。真实的果效乃在于真实的相调。

今天，主的路不在于属灵大汉，而是在于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因为众人都是主身体上的肢体。身体上有较大的肢体，这是事实，但身体上没有大汉。身体上都是肢体，并且肢体必须相调。各地召会能不能显出配搭、建造的光景，全在于弟兄们能不能在灵里相调。弟兄们不能在灵里相调，前面信息所谈论并交通的，就完全等于零，完全没有用处。我们能在灵里交通，在灵里相调，进入身体的感觉，并从身体的感觉里把工作出去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相调乃是召会往前的命脉

相调乃是召会往前的命脉，若是各处弟兄们不能相调，那就很难再往前有更深的工作。基本上，要相调就不能给人道理的主张。如果弟兄们在各地，逢人就讲说道理，就变作推动道理。千万不要这么作，乃要和人好好交通，在灵里有接触，在灵里供应人生命，叫人有所看见。

我们要先在灵里彼此相调，而后多与人有交通，把众人都带到灵里，叫他们有深入的看见。慢慢的，弟兄姊妹就会有同样的看见，进入身体的感觉。若我们只是讲些新作法、新道理，结果就会引起意见，有的人赞成，有的人反对。我们一定要避免造成这个难处。弟兄们到各处不是去推动道理，乃是要仰望主，供应人生命，帮助人看见主今天所要的。

不结党，不坚持

此外，我们绝不要标榜什么。即便你们真有看见，并且彼此调在一个灵里，也不要结党，说，『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看见的。』你们不该这样，乃该在一个灵里，与弟兄姊妹有交通，不是去推动新道理，乃是帮助人在生命上得供应，对主的道路有认识。你们可以在祷告聚会或擘饼聚会中有交通；交通时，完全从生命的一面，一点一点的分享。这不是个运动，而是生命的交流。

在主的工作上，在召会的带领上，任何人坚持什么主张，那就不在灵里；即便主张的对，也不在灵里。在工作上，在召会的带领上，只能有身体的交通，不能坚持任何个人的主张。我绝对相信，即使是使徒保罗在，他也不会坚持自己的主张。盼望我们众人都注意这点，不要坚持，乃必须在交通里。

关于分语言聚会

有人问，在某处召会是否应该有国语、台语两种聚会之分。关于这件事，你们在当地一同事奉的人，必须在交通的灵里，寻求身体的感觉。任何的坚持都是错误的。一同事奉的人，必须共同寻求身体的感觉，寻求灵里的感觉。

人羣社会本来就会有不同的语言，所以我们需要尽力贯通不同的语言，或者用翻译来消除语言的隔阂。关于分设台语聚会和国语聚会，我们从前曾有过难处，也学了功课；那是二十多年前在台北的事。当时在台湾，本省人多，大多不懂国语，所以我们只好开辟一个台语聚会。那时，我们尽力协助各地召会买地造会所。后来，我们在台北买了一块地，设立了一个台语聚会的会所。但我实在懊悔那次的作法，因为那完全是照着人的软弱。结果，那件事一点没有带进祝福，反而变作一个败坏的根源，从那个根源产生出来的，都是死亡。

当我们设立台语聚会的会所后，有两位弟兄受了魔鬼的试探，想要为首，彼此起争执，闹得不可开交，还分别到我面前告状。所以，台语聚会的会所很快的就结束了。我们来台湾，至今已将近三十年。换言之，今年三十岁左右的人，都是受国语教育。四十岁左右的人，差不多都懂得国语。按我看，除非是极为乡下的区域，否则四、五十岁不懂国语的人，是微乎其微。所以，没有必要成立台语聚会的会所。我们因地理区域而分会所，是照着真理而行的。若要因着语言分别设立聚会，就不妥当了。

在美国，我曾很重的对中国弟兄姊妹说，『若是你们从来没学过英语，不通英语，讲华语也就无可厚非。然而，今天你们来到美国，不但大学毕业了，甚至得了博士学位，实在应该讲英语。还有，若是你们要请人到中国城吃饭，不要只请中国弟兄姊妹，要把召会中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请去。这虽然很不容易，但你们既来到美国生活了，该讲英语，并且和说英语的圣徒相调。』

在我们中间，第一要紧的是合一。所以，我在美国开工，坚持不作华人工作。然而，因为还是有弟兄姊妹听不懂英语。所以，洛杉矶召会聚会时，就供应弟兄姊妹收音机、耳机，可以听翻译。我无法忘记，我们二十多年前在台北所学的功课；设立另外一种语言的聚会场地，会开后门叫撒但进来。

若是今天大家都不懂国语，只会说台语，我们用台语聚会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好比，今天我们到山地传福音，原住民不懂国语，我们当然得用原住民的语言，对他们传讲。但在大城市，大家都受国语教育，实在没有设立台语聚会的必要。我们都知道，五旬节当天召会成立之后，第一次争端，就是发生在说希利尼话和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身上。（徒六 1。）语言上的问题会造成难处，所以实在要当心。重要的是维持召会的合一，慎防撒但藉着语言而引起争端。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是一，弟兄们都回到灵里，一同有交通，有祷告，共同为着主召会的见证受引导。